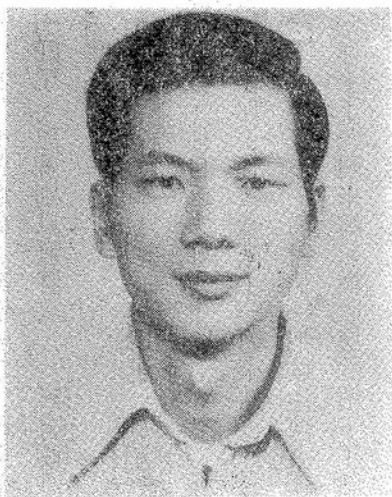


# 十塊磚

短篇小說  
第一名 劉錦得



\*\*\*\*\*

劉錦得先生，臺灣彰化人，省立臺中師專畢業，現任省立彰化仁愛實驗學校小學部主任。曾獲第十四屆中國語文獎章，並著有：「田野四拍」、「春風集」、「零時的歌」、「夢裏的微笑」、「錦繡人生」等十一本書。

\*\*\*\*\*

• 1 •

「不好了，阿魁出事啦！」

工頭阿杉慌亂的騎著單車，從工地趕到「大發建設公司」，顧不得把單車停妥，喘著氣叫嚷的跑進去：

「董事長，您要想辦法保阿魁出來！」

埋首於案桌上，正對著那一疊新建的房屋設計圖發楞的張發財，突然的被阿杉這一嚷嚷，緊蹙的雙眉更加深的幾乎疊在一起，他抬起頭，望了阿杉一眼，又把視線投擲在工程設計圖上，只是淡淡的，毫不緊張的問：「阿魁怎麼了？」

「他在酒家打了人，把人給打傷啦！」

「哦，哦……」張發財哼了兩聲，依然目不轉睛的盯著那堆工程設計圖。

在他面前的阿杉急得跳起腳：「董事長，阿魁是您的兒子呀，難道說您不關心他？」

「我怎麼不曉得他是我兒子？」人稱「阿財伯」的張發財氣呼呼的拍起桌子來：「可是，我沒有這種不成材的兒子！」他的這一聲吼叫，把整棟樓房差點掀得天搖地動起來，也把在樓上的阿來嬌——她正在睡午覺——從暖暖的被窩中吵醒了，她三步併成兩步的下了樓。

「發生什麼事啦，老頭子，你幹嘛發這麼大的脾氣？」

「都是妳——」阿財伯臉色鐵青指著他的老伴，話出了口却不想再往下說。

「你吃錯藥呀？我今天又沒招你惹你，你竟對著我吼叫？」阿來嬌揉揉惺忪的睡眠，疑惑的望著阿財伯：「你說話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是阿魁打傷了人，剛剛警察局裏打電話到工地去，要……」阿杉在一旁接口。

「這孩子也真是的，」阿來嬌輕輕的埋怨著：「警察局怎麼不直接把電話打到家裏來?!」

「大概是他不敢把家裏的電話告訴警察吧，」阿杉說：「阿魁一向怕老董的！」

「怕我？他還敢做歹事情呀？」阿財伯又是重重的一拳拍在桌上。

「好了，你就別只發脾氣，」阿來嬌急得手足無措：「老頭子，你趕快去保他出來吧！」

「我不去！」

「你是縣議員，只要你一出面，阿魁會沒事的！」

「要去，你自己去好了！」

「好，你不管，我來！」阿來嬌沒好氣的拿起案上的電話筒，撥著警察局的電話號碼。

「不要撥了！」阿財伯一把按住阿來嬌的手：「讓他嚐一嚐做歹事的滋味！」

「你——」阿來嬌氣極敗壞的甩下了話筒，逕自的走出去招了一輛計程車，到警察局去。

• 2 •

七月的陽光，像一顆火球炙熱的投擲在大地，在大發建設公司新建的「幸福大樓」工地上；工頭阿杉揮汗如雨般的指揮工人們趕建這一批即將在九月交屋的工程，他一會跑上，一會跑下，顯得十分賣力。

「阿杉，辛苦你了！」

張發財騎著機車來到工地巡視，他每次看到阿杉勤奮工作的精神，始終相信自己的眼光沒有看錯人——對阿杉，他寄以相當大的希望。

「老董，您才辛苦呢！」阿杉卸下斗笠，「這麼大熱天，您每天總要跑來工地三、四回，而且人家的建設公司老板出門都是坐私家大轎車，只有您還騎著機車風塵僕僕的在公司和工地之間來回奔馳……」

阿財伯笑了：「這是我的本性，你也不是一樣嗎？」

「我不及您的一半！」

「別客氣，」阿財伯拍了拍阿杉的肩頭：「老實說，我還真欣賞你刻苦耐勞的精神，只要你好好幹下去，我不會虧待你的！」

阿杉怪不好意思的低下頭，雙手手指不停的搓弄著：阿財伯的話一點也不假。想當初，在二十五歲那年夏天，自己從監獄出來，到處找工作盡是碰壁，別人只要一看到他會坐過牢的「記錄」都退避三舍，只有阿財伯好心的「收容」他，而且，不會把他不光彩的事宣揚出去，包括阿財伯的兒子和阿來嬌。最教他念念不忘的是，只不過短短的三年，阿財伯把他從一般的工人擢升為領班……的確，老董不但沒有虧待他，而又特別的照顧他呀！

「來，休息一下，喝杯汽水！」張發財由機車後座取下一籃的汽水，斟了一杯遞給阿杉。阿杉忙不迭的接過手，道了聲謝，扯開嗓子呼叫着所有工人：

「大家休息一會，老董請大夥兒喝汽水！」

「阿杉，等這一批工程完工後，我升你為大發建設的營業主任！」

喝了一口汽水，阿財伯把阿杉拉到陰涼的樹下，將自己心中想說的話說了出來。

「我……怕不能勝任吧？」

「你高中畢業，又肯吃苦耐勞，這點小事，你會做得很好的！」阿財伯似乎早已胸有成竹：「我年紀大了，有許多事需要有個得力的助手來分擔！」

「可是，那也輪不到我吧？」

「這話怎麼說？」

「您還有個兒子——阿魁呀！」

「別提他啦！」

阿財伯的臉色頓時漲紅了起來，把手上的一杯汽水狠狠的摔在地上。

「對……對不起，老董，」阿杉囁嚅地：「我不是有意惹您生氣，而是阿魁畢竟是您唯一的兒子，您——」

「誰教他那樣只知吃、喝、嫖、賭……」

「也許他年紀還輕吧，老董，您要給他機會！」阿杉在剛到大發建設公司的那半年，阿魁時常跑來找他「幫忙」，兩人有如手足般的親蜜，所以，阿杉極力的爲阿魁「辯護」。

「我何嘗不想給他機會？」阿財伯不斷的搖頭：「只是這些年來，他太讓我失望了！你想想，他高中唸得換了四、五所學校，而且都是私立的、收費昂貴的學校，却無法唸到畢業，要不是他娘一再要求，我早就叫他來當工人，免得浪費我大把的血汗錢！」

「他只不過好玩了些，以後他會改過來的。」

「好玩？你唸過書，應該比我懂得『業精於勤荒於嬉』的道理，如果他瞭解這句話的意思，早就——」

「董事長，恕我斗膽的說一句話，您，不見怪吧？」

「你說！」

「阿魁或許是生長在富裕之家的緣故，他才不懂珍惜而肆意的揮霍！」

「說得也是！」阿杉的話大有獲得阿財伯深深的同感：「這小子要是在貧窮的家庭中長大，他今天也不至於胡來，想當年——我就是赤貧的環境中成長……要不是那十塊磚，也不會有今天的我……」

「十塊磚——？」阿杉好奇的睜大雙眼凝視著阿財伯那頭有些泛白的髮絲。

串串過去痛苦的回憶彷彿又在剎那間，浮上心頭——阿財伯從未向人輕易吐露的塵封已久的往事，全在此際，在阿杉面前給傾洩出來。

「我小時候家裏非常貧寒，一日三餐都是靠父親去販賣零碎的煤炭來維持。當時，我在日據時代的小學半工半讀，放學以後

，除了要幫忙家務以外，還得跑到磚窰廠做臨時工——挑磚頭來補助家用和交學費，那種日子過得真苦呀！」

阿財伯的眼裏淌著淚水。阿杉靜靜聆聽他的回憶。

「臺灣光復以後，我才離開了磚窰廠的工作，挑著十塊磚和我太太從鄉下來到市區的一條河邊暫時住下。爲了謀生之計，我忍痛的把那僅有的十塊磚賣掉，就憑那十塊磚的本錢，披星戴月的以挑擔磚瓦爲生；在我們夫婦省吃節用之下，後來又以東借西湊的方法，勉強的經營一間很小的建材行，夫妻兩人克勤克儉，除店中生意都親自照料之外，運貨、送貨也是夫妻兩人一齊幹，憑著這種奮鬥不懈的決心、毅力，胼手胝足的將一間小小建材行從生意清淡中，漸漸轉趨興旺，我們的生意由小而大，後來成爲本市最大的一家建材行……」

從困境中熬過來的人，才知道痛苦的折磨是何等滋味，也更懂得珍惜他所擁有的不易獲致的成果。阿財伯就是一個例子呀。難怪阿財伯今天雖然在建築界已佔有一席響叮嚕地位，仍舊那麼節儉奮發；只是，阿杉不明白：阿魁有這樣勤奮努力的父親，而他却……？

「董事長，您難道沒有把這段過去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告訴阿魁嗎？」

「哎！」阿財伯嘆了口氣：「我說給他聽，他聽得入耳嗎？以往，我只要提起自己過去的一小段故事來激勵他，他就顯得不耐煩啦！」

的確，對於一個沈迷於花天酒地的人而言，是很難用三言兩語便能打動他的心的——和阿魁相處的那半年，明知隨意的「接濟」他是不對的行徑，只是想到要好好的藉一片微薄的但很有誠意的幫忙，希望能以幾句忠告的話來讓阿魁及時回頭，然而，自己的話才出口，阿魁拿到錢就一溜煙的不見人影啦！

• 3 •

刺眼的一百瓦燈光照射在四張蒼白的臉上。四根繚繞的香煙的煙霧充塞在小小的套房中，幾乎瀰漫得讓人窒息。麻將牌一張張的此起彼落，間夾著笑聲與嘆氣聲，在四周迴蕩起來。

「嘿！嘿！自摸啦！」一個外號叫「阿狗」的興奮得把手上的一張牌，重重的敲響在牌桌上。

「伊娘的，今天手氣真背——」阿魁咒罵了一聲，兩眼死瞪著阿狗那粗大的手，突然，他像發現事有蹊蹺般的，伸過手去抓

住阿狗的手：「哇噫！你想坑老子呀？」

原來，阿魁瞪大的雙眼，瞄著了阿狗手上另有一張牌藏在掌心，而「自摸牌」與牌面上的顏色不對勁，他一把從阿狗手掌中搶過那一張夾帶的牌！

阿狗的狐狸尾巴露了出來，老羞成怒的掀翻了桌子，同時，一脚踢向阿魁……一場鬥毆自此展開，也不知打了多久，其他的兩個「牌友」叫嚷著：「不好啦，阿狗的腹部流出血來了！」隨即阿狗便倒臥了下去。血，不斷湧出。

阿魁見闖了禍，急忙的丟掉手上的那一把沾滿血跡的尖刀，奪門而出。

「阿魁，你殺了人啦，別逃呀！」兩個牌友呼喊著，慌亂的抬起阿狗。

然而，阿魁頭也不回的奔竄下了樓，招了一輛計程車來工地找阿杉。

「你身上有多少錢統統拿出來借給我！」把阿杉從熟睡中搖醒，阿魁開門見山的便要阿杉傾囊而出的把所有錢交給他。

「三更半夜的，你要拿錢做……」阿杉睜着迷糊的睡眼，見到阿魁一臉的汗水，很驚異的問著。

「別囉嗦，趕快把錢拿出來！」

阿魁伸出手期待著。這時，阿杉才看清阿魁的手上沾了血跡，他了無睡意，急切的問：「阿魁，你殺人啦？」

「你別管這些，趕快拿錢來！」

「先告訴我，你是不是——」

阿魁再也等不及的一把推開阿杉，爬上床舖，起拿掛在壁上的阿杉的外衣，從口袋裏摸出一些鈔票，然後，帶着威脅的口吻對阿杉提出「警告」：「千萬別把這件事告訴我老子，否則——」話未說定，他快速的轉身離去。留下目瞪口呆的阿杉。

阿杉這一夜再也睡不下，他只是想著：阿魁闖下這麼大的禍，老董要是知道了，該如何「善後」呢？

• 4 •

「又是賭博惹的禍

張仁魁殺人逃逸」

阿財伯全身抖動個不停，報紙由他手中滑落。



他失神的跌坐在椅上，以顫抖的雙手壓住胸口——他的一顆心臟幾乎是要溢出胸口般的翻騰不已……。

「董事長，您——」

思索了一天，阿杉決定把阿魁鬧禍的事來告訴阿財伯。他剛一進門，面對著阿財伯痛苦的神情，知道他的老毛病又復發了，趕緊呼叫着阿來嬌，匆忙的送阿財伯進醫院。

「我這是老毛病，好不了的，只是……」

阿財伯經過醫生的急救，暫時抑住了病情的惡化。他對著阿杉苦笑著：

「只是一想到那個不肖的孩子，我實在很不甘心就這樣走了！」

「老董，您快別這麼說，阿魁的事我會……」

「別去管他，看他能逃到何時？能糊塗到那年那月！」

在一旁的阿來嬌眼見臥在病床上的阿財伯，又想到那逃亡的兒子，不禁淚眼婆娑起來：

「老頭子，你不要說傻話，阿魁的事我會像前幾次一樣設法擺平的！」

「兒子已够糊塗啦，妳也——」阿財伯有氣無力，仍然氣憤未平：「上一回他打傷了人，我要他去嘗嘗鐵窗的滋味，妳偏抬出我這個縣議員的銜頭……妳這樣做實在害了他，這次無論如何，我非讓他……」

「你不管，我可不能讓這唯一的兒子受半點苦，我要想辦法找到阿魁，爲他……」

「妳，真是不可理喻！」

「董事長，您不能再生氣，阿魁會再去找我的。」

正如阿杉所說的，阿魁逃亡了不到兩天，身上的錢已花光了。這天傍晚，他又找上了阿杉。

「老董病倒了，你知道嗎？」見到阿魁，阿杉十分惱怒的告訴他這不幸的消息。

「不礙事的，」阿魁竟然無所謂的一臉冷漠：「再給我錢！」

「你打算躲到幾時？」阿杉拉起阿魁的手：「你父親都躺在床上了，你還不去看看他，來，跟我去見見他！」

阿魁想掙開手，阿杉却抓得更緊了，顧不得阿魁的反抗，阿杉用力的連拉帶拖，一把將阿魁推上車，從工地趕到醫院。

「你這畜生！成天只知吃喝玩樂，不務正業，遊手好閒的到處惹是生非，你——」

見到阿魁，阿財伯怒不可遏的，劈頭便數落他一場。

「我平時省吃儉用，賣力的工作，你却亂花一通，你以為我們家是金山、銀山供你揮霍不盡呀？……」

「阿爸，你存下那麼多錢做什麼？將來還不是留給我用！」

「你——你這不肖的孩子，我真想打死你——」

阿財伯氣得臉色發白，抖動的雙手不自覺的又去壓住胸口。

「董事長，你別動肝火呀！」阿杉連忙勸慰著，轉向阿魁：「你就別插嘴、頂嘴嘛！」

「你看阿杉多懂事？你要是有他的一半就好啦！」阿財伯似有無限的感慨，只是搖搖頭：「如果我去了，所有財產也不會留給你這個揮金如土的兒子！」

「阿爸，這怎麼可以？」阿魁急了：「我是你兒子呀！」

「我不承認！如果你還執……迷……不悟……」阿財伯斷斷續續的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吐出來。一時，病床裏顯得格外的安靜。只聽得阿財伯喘著氣的聲音，是那般的微弱。

過了三刻鐘，阿財伯似乎平靜多了，他想要是不把會告訴過阿杉自己過往刻苦奮鬥的那段故事，趁這個時候說出來。以後恐怕沒有機會了。

於是，他勉強的撐著病弱的身子，緩緩的敘說了一遍。

「阿魁，」阿財伯說完了那段往事，突然伸出他顫抖的手去握住阿魁的手，並且叫着他的名字：「不要逃亡了，趕快去自首……出獄後，好好重新做人……對了，阿爸爲了紀念當初創業而賣掉的十塊磚，在我開了建材行後，曾特別再訂購了十塊磚，一直保留到今天，它們就擺在阿爸那只木箱裏，希望你將來一看到它們，就會……」

阿財伯的話沒有落口，他的心臟已停止了跳動。他走完了辛勤、克儉的一生。

「阿爸——」許久已不會再叫過父親的阿魁，和阿來嬌、阿杉一般，哭成了淚人兒。

• 5 •

「大發建設公司」的大廳裏，擠滿了前來道賀的人潮。



因爲今天是大發建設公司的關係企業——大魁陶瓷公司——新開幕的日子。張仁魁周旋在賀客之間，舉起茶杯——他以茶代酒，一一的向賀客們回禮。

賀客們喝着茶、吃著點心，大家的視線幾乎都不約而同的投擲在那引人注目的焦點上——十塊將發黑的磚頭，在大廳中央的圓桌上。

六年了——阿魁再次的觸及那十塊磚頭，回想起從監獄出來，剛由阿杉手中接過的父親的「大發建設公司」，曾經遭到了無數奚落的白眼；許多與大發建設有來往的商人，都很清楚阿魁的「底細」，幾乎一致採取拒絕往來的態度，使他被打擊得抬不起頭來。要不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對那十塊磚，激起他奮鬥的決心，他那脫胎換骨的面目，他那咬緊牙關，辛勤的埋首於工作上的表現，是多麼不易才獲得衆人的諒解的眼光？

不是嗎？每憶及父親當年創業的艱辛，每每夜裏，自己一一的去撫摸那十塊磚，就有一股巨大的決心——回饋於父親，回饋於社會——感恩的決心自心底深處湧起，因之，這些年來，自己粗衫淡食，過的生活比父親生前猶要來克勤克儉幾倍，日子終算熬過來了，「大發建設」的業務迅速的推展開來，一批批的房屋造成了搶購的現象；今天，才有了關係企業——大魁陶瓷公司的誕生……。

「恭喜你，祝你鴻圖大展！」

賀客們連番的道賀後，一一的散去。

大廳裏頓時又恢復往常的空曠，只有那陳列在圓桌上，幾近發黑的十塊磚，黑裏透紅的發出陣陣的閃爍的光亮……。